



一旦相逢， 不再陌路

YiDanXiangFeng BuZaiMoLu

明开夜合 ● MING KAI YE HE 作品

YI DAN

XIANG FENG



BU ZAI

MO LU

And Love

原名《婚久必合》
新增甜蜜番外

Encounter

尴尬相逢／荒唐婚约／先婚后爱
一场假戏，一段真爱，
治愈了陌路的两个人。

所有等待都有意义，
只因他们一旦相逢，便不再陌路。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良辰美景
良辰美景

一旦相逢， 不再陌路

良辰美景 & 良辰美景

良辰美景 & 良辰美景

良辰美景 & 良辰美景

一旦相逢 不再陌路

明开夜合 • MING KAI YE HE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旦相逢, 不再陌路 / 明开夜合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41-0

I. ①一… II. ①不…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6340号

书 名 一旦相逢, 不再陌路

作 者 明开夜合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夏 童 徐 磊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241-0

定 价 2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合卺 | 001

黑暗中蜷缩着一团影子，看不分明，只有个大概起伏的轮廓。直到此刻，她才生出一点模模糊糊的实感——眼前这团“影子”，今后就是她名义上的丈夫了。

第二章 暗涌 | 017

人在困境之下的潜力总是无穷，做不到，是因为还没到那种非得让你背水一战的程度。

第三章 同居 | 033

她忘了自己在哪本书里看过一个论调，嗜甜是屈从本能最为低等的喜好。

第四章 兼程 | 049

谭如意绞尽脑汁，也搜寻不出丝毫关于那仓促一吻的记忆，只记得当日兵荒马乱，而自己仿佛敌国俘虏，一路被押解着，身不由己，哪里有心思去留心自己初吻是什么感觉。

第五章 试探 | 073

沈自酌的“喜欢”之前加了一个“可能”，比起质疑“可能”一词，她反而更加不能去相信这个“喜欢”。

第六章 温柔 | 090

他还清楚记得第二任女友归纳出的他的种种缺点：“不解风情，不懂浪漫，不会甜言蜜语，说话过于直接，与人交往过于冷淡，总而言之，是个十分不温柔的人……”

第七章 沉沦 | 099

谭如意欲哭无泪，后悔自掘坟墓，却听沈自酌顿了顿，接着说：“让我抱一会儿。”

第八章 执念 | 117

“我以为自己还不能够作为一棵树的形态同你站在一起，若你愿意回首，若你也能看透我一路混沌的过往和并不澄澈的内心……”

目录



第九章 坚守 | 133

你以为不断向着太阳走，走到了太阳底下，就没有阴影了吗？

第十章 良缘 | 154

他顿了顿，低头看着谭如意，说：“你就是这个外力。”

第十一章 雨后 | 170

谭如意总觉得，自己过去的二十四年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的月光，淡薄而洁白，仿佛细细的糖霜一样，带着馨甜的气息。

第十二章 阳光 | 185

谭如意这次过去，心情与以往有微妙的不同。她也说不出到底不同在何处，枯肠索尽，想起今年六月实习转正那时的心情。大约之前登门都像实习，如今却已是正式员工。

第十三章 执手 | 196

沈自酌轻声一笑，将她的手攥紧了，说：“沈太太，谢谢你。”

“沈先生，说谢太见外啦。”

沈自酌顿了顿，便说：“沈太太，我爱你。”

第十四章 沈先生 | 207

沈自酌目光立时扫过来，谭如意顿时吓得将后面的“先生”两个字吞了回去，静了一瞬，哆哆嗦嗦地开口说：“老……老公，你上班要迟到了。”

番外一 人间烟火 | 228

番外二 时岚 | 235



第一章 合卺

YiDanXiangFeng BuZaiMoLan

宾客散尽之时，已是夜里十一点钟。谭如意未曾想过结个婚竟也如此让人精疲力竭，耳朵里似是装了台混凝土搅拌机，轰隆隆响个不停。

眼看着最后一批客人在沈自酌的陪同下走出大门，谭如意终于松了口气，整个人仿佛刚从水底捞出，骨头缝里都渗着疲惫。她一手撑着桌子，将脚从逼仄的高跟鞋里救出。站了一整天，脚掌肿得麻木，此刻脱鞋晾了片刻，方恢复些知觉。她正要再将另一只脚也解放出来，忽见门口人影一闪。

谭如意吓得赶紧将脚塞回鞋中，端端正正地站直了，这才抬眼去看。

沈自酌一把扯掉胸口“新郎”的佩花，随手抄起搭在椅背上的大衣，低声说了句：“走吧。”

谭如意立即披起外套跟上前。她边走边低头摘掉佩戴在旗袍上的绢花，路过酒店门口的垃圾箱时，正抬手打算扔掉，但抬眼望去，瞧见沈自酌已钻进驾驶座。

谭如意犹豫了一瞬，屈了屈手指，将劣质的红色绢花塞进薄呢外套的口袋，在夜色中加快了脚步。

公寓大楼电梯无人时，通常就停在一楼，沈自酌刚刚按下向上的按钮，面前的电梯就应声而开，谭如意吓了一跳，四下看了一眼，静悄悄的，并无其他住客。

沈自酌已进入电梯，谭如意硬着头皮紧随其后。她手指紧紧地揪着提包的手柄，挺直脊背盯着前方，将呼吸放得极缓，唯恐发出一丁点声响让身旁的男人注

意到她的存在。

然而事与愿违，手机铃声忽然响起，似刺耳的鸽哨划破寂静，谭如意忙伸手从包内掏出手机，朝屏幕扫去，接起弟弟谭吉打来的电话。

“姐，你的行李明天给你送过来行不行？”

谭如意忙说：“行。”

“那你早点休息，明天我过来之前给你打电话。”

“好，你也早点休息。”

挂了电话，她忍不住拿眼角余光瞥向沈自酌，他仍旧站得笔直，目视前方，面无表情，好似丝毫没有受到打扰。

沈自酌进了屋，从玄关的鞋柜里拿出一双凉拖鞋换上，径直走向浴室，边走边脱下身上的大衣，往沙发上随手一扔。

谭如意松了口气，抬头看了看客厅里一尘不染的白色地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穿着的沾了酒渍的红色高跟鞋，飞快地往外缩了缩。她小心翼翼地退后一步，将鞋子脱下，鞋尖朝外摆在门口，扭头见沈自酌的两只鞋东倒西歪地弃在玄关处，便一并收拾整齐了。

她照着沈自酌的做法将鞋柜打开，寻了一圈却只找到另外一双男式棉拖。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她踌躇了片刻，还是将棉拖拿出来穿上。

谭如意将脱下的外套挂在玄关的架子上，踩着过大的拖鞋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坐下。一沾上松软舒适的沙发，脑中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断了，她放任自己将全身力量靠上去，长长缓缓地舒了口气。

没过多久，浴室里的水声突然停了，谭如意条件反射似的坐正，挺直了后背。

沈自酌只围着一条浴巾，一边擦着头发一边从浴室出来。谭如意目光扫到他光裸的上半身，立即触电似的移开了目光。

沈自酌没有看她，将擦过头发的毛巾朝茶几上一扔，而后走进卧室。片刻后，他拿着绒毯和枕头出来。谭如意见他正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走来，不由自主地站起身让出了沙发的位置。沈自酌将枕头和绒毯扔到沙发上，抬头看向她，言简意赅道：“我睡沙发。”

谭如意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正要发声“好”，沈自酌已在沙发上躺下，拉起绒毯盖在身上。沙发很短，他搭在扶手上的腿超出一大截，绒毯也似乎小了，他使劲蹬了蹬，仍有半个脚掌露在外面。

谭如意觉得过意不去，想让他回房去睡，但他呼吸均匀，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睡着。谭如意在沙发旁静静地站了片刻，屡次张口，仍是没能出声喊他。她最终无声地叹了口气，脱掉脚上的拖鞋，蹑着脚静悄悄地走去浴室洗漱。

谭如意往脸上浇了捧热水，眯眼往毛巾架上看去，看到的便是一排挂放整齐的白色毛巾。她不敢贸然使用，只抽了几张面巾纸，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拿开一看，面巾纸上沾着黑乎乎的睫毛膏。她赶紧拧开热水，闭眼使劲冲洗。洗了半天，仍觉得脸上油腻黏稠，行李明天才送过来，而她的包里除了一支唇膏再无其他。犹豫了半晌，只好拿起洗漱台上沈自酌的男士洗面奶。

洗完澡已是二十分钟之后，谭如意仍旧穿回白天的旗袍，蹑着脚去关客厅的灯，就在走回卧室前，她停下脚步，朝着沙发的方向看了一眼。

黑暗中蜷缩着一团影子，看不分明，只有个大概起伏的轮廓。

直到此刻，她才生出一点模模糊糊的实感——眼前这团“影子”，今后就是她名义上的丈夫了。

因多年养成的生物钟，谭如意大清早就醒了。她蹑手蹑脚出卧室，熹微的晨光里，沈自酌蜷作一团，还没醒来。

谭如意轻手轻脚地洗漱过后，出门去买早餐，再回来时，沈自酌正站在浴室间刷牙。

谭如意吓了一跳，犹豫了一下，打了声招呼：“早。”

“早。”沈自酌吐出嘴里的泡沫，咕噜咕噜漱口。

谭如意将油条和豆浆分装进餐盘，打算再煎两个鸡蛋，结果打开冰箱一看，里面只有整齐码放的瓶装水。她再看向抽油烟机和天然气灶，无一处不是崭新的，估计沈自酌在家时从来没开过火。

沈自酌从浴室走出，谭如意急忙出声：“沈先生，过来吃早餐吧。”沈自酌正往换衣间走去，脚步顿了下，朝餐桌看了一眼：“我早餐习惯牛奶和面包，以后不用费心了。”语气仍是平淡的，不带丝毫情绪。

谭如意怔了一下，敛起目光。

吃完之后，谭吉如期打来电话，说是行李已送到小区门口了。

谭吉读大二，高考比她这个姐姐考得好。一米八的青年，腿长脚长，立在清晨的阳光下，好似一株挺拔的小白杨。

谭如意的家庭状况，放在任何论坛的情感婚恋板块中，都能让人总结出诸多

的典型：有个弟弟，父亲酗酒赌博，单亲……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别人一听她有个弟弟就望而却步，总怕她结婚后会挪用自己小家的钱去接济她弟弟娶妻生子。

谭如意心里清楚，谭吉是万万不会找她要一分钱的。他大学第一学年是谭如意帮忙缴的学费，后来拿了国家一等奖学金就把钱全还给了谭如意，有整有零。此后他打工赚钱，学费、生活费没向她开过一次口。

小白杨见她跑过来，冲她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谭如意拍了拍他肩膀，笑问：“吃过早饭没？”

谭吉摇头：“我回学校吃。”又问，“姐夫呢？”

“在吃早饭。今天中午还要跟他爸妈吃饭，就不喊你上去坐了，等我入职了，你再过来玩。”

“成。”谭吉点头。

“缺不缺钱？”

谭吉摇头：“你都结婚了，多想着自己吧。”说着双手插进外套的口袋内，退后一步，“那我先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谭如意望着谭吉的身影跑出小区大门，才拖着箱子转身回去。

她跟沈自酌结婚的前因后果，并没有跟谭吉说明。确切知道具体细节的，也不超过五个人，连沈自酌爷爷沈老爷子都瞒得严严实实。

谭如意将箱子搬进门时，沈自酌正立在窗边打电话。谭如意将箱子放在门口，站在原地等沈自酌打完了，走到他身后，啾啾了片刻，仍是开口：

“沈先生。”

沈自酌转过身来看着她。他已经换好了正装，衬衫西裤衬得他眉目肃严了几分，与她之间的距离，也显得更远了。

“我在你这里暂住几天，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语气斟酌了数次，仍是商量多于通知。

沈自酌顿了一下，目光在谭如意脸上停了片刻，淡淡地道：“不用。”

谭如意将手指悄悄攥紧了，又悄悄地松开，扯出一个笑堆在脸上：“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毕竟会打扰到你。”

沈自酌将手机收进裤子口袋，捞起沙发上的大衣，似乎不打算与她就这个问题再做争辩，迈开脚步朝门口走去，边走边说：“我去趟公司，等会儿回来接你。”

“我自己打车……”

“十一点。”

房门合上了，谭如意肩膀也跟着垮下去，垂着头，颓唐地站在原处。

沈老先生子辈和孙辈分散各处，如今还在跟前的只有沈自酌、沈自酌大伯，以及沈自酌的父亲沈知行。如果不是沈老爷子生病的缘故，聚齐也并非易事。

子辈、孙辈、重孙辈，满满当当坐了一桌。谭如意被拉着坐到了沈老先生的身旁，沈老太太与她一一介绍。谭如意紧张得心直冒汗，只跟着沈老太太介绍的喊，却没正经记下来几个人。

唯独记住了沈自酌的母亲邹俪——沈自酌的一双眼睛同他母亲如出一辙，看人总带着几分疏离冷漠，也不知是因为眸色浅的缘故，还是两人本就天性凉薄。

坐了片刻，服务员开始上菜。

邹俪啜了口茶，笑说：“婚礼还是办得太仓促了，我都还没来得及认识我这位儿媳妇。”

谭如意立即绷直了身体。

“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认识。”沈老先生半身瘫痪，说话极为费力，饶是如此，仍丝毫不损他身上那份属于一家之长的威严气度。

邹俪往旁让了让，让服务员好将最后一道主菜端上，说：“我还跟大嫂说呢，如今可少见还有包办婚姻的。”

现场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气氛霎时剑拔弩张。沈老太太左边被年轻女人抱着的小婴儿咿呀着伸手去扯桌布，被年轻女人低声呵斥了一句，房间一时更静得诡异。

谭如意早料到这顿家宴必定难挨，却未承想竟会是顿鸿门宴。

“包、包办……婚姻怎么了？我跟……奶奶就是包办婚姻！六十年……都过来了！你们一个两个……倒是自由恋爱，又是分居，又是离婚，又是在外伤风败俗……”

“爸，别生气，”沈知行立即安抚，“邹俪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自酌能娶个自己乐意的……”

谭如意脑袋里嗡嗡作响，愤怒鼓噪得心脏怦怦乱跳，她只盼自己现在手里能有二十万，一整沓摔在桌上，好跟这一大家子一刀两断。

可她哪里来的二十万，连昨天新婚穿的旗袍都是租的。

沈老先生却彻底怒了，用唯一能动的右手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迫

人的目光盯着沈自酌：“自酌，你自己说，你是不是自己乐意的？”

全桌人的目光都聚在沈自酌身上，好似他的发言跟诺曼底登陆一样重要，能彻底扭转这场战争的局势。

都这样紧张的时刻了，沈自酌仍是神情泰然，他微微抬眼，在谭如意脸上扫了一眼——谭如意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不知道自己是盼望着他说“乐意”还是“不乐意”。她只是个任人搓扁揉圆的道具，万万不想卷入沈家内部的纷争。

沈自酌目光最后定在邹俪身上：“妈，没人能强迫我做任何事。”

沈老先生这一局占得上风，气也全消了，立时笑起来：“你们……听好了，这可是……自酌……自己说的。”

家宴正式开始，大家一派的和乐融融，仿佛方才这尴尬的开场从未发生过。

吃完之后，几人组了牌局，几人陪着沈老先生聊天。谭如意本属后者，但被从洗手间回来的邹俪一招手喊了出去。

走廊连着一扇小得可怜的窗户，从玻璃外漏进来几丝光线，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孤军奋战地摇曳着。

谭如意拘谨地站着，不知道邹俪会对她说什么。

邹俪没说话，先打开提包，掏出几张卡递给谭如意：“自酌这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从来不浪费时间投入精力，你和他相处久了就知道，也不用费心讨好……说句不好听的，谁知道老爷子什么时候就驾鹤西去了，你俩毕竟不是真夫妻，逢场作戏也就够了。这里有我在崇城办的美容健身卡，年费挺高的，我现在不住崇城，也用不上，就送给你了。还有张金卡，密码是自酌的生日，数额不算大，就当是我给你的红包吧。要你跟自酌演戏，费心哄着老爷子，也是辛苦，这些你就收下，添置一些……”邹俪目光不由得往她身上瞟了一眼，“添置一些衣服，你现在明面上也算是我沈家的人，也不好太寒酸的。”

谭如意木然听着，没有吭声。

邹俪笑了笑，将她手拉过，把卡塞进去：“我就先走了，赶下午的飞机，你替我跟老爷子说一声。”

邹俪脚步声渐远，走廊里一片寂静，包厢里的笑声隔着一道门传出，模模糊糊听不真切，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

谭如意朝自己手里望了一眼，漠然地捏着卡片的两端，随后一张一张掰断，打开气窗，探身狠狠地掷了出去。她手撑在脏兮兮的窗台上，静了好一会儿，方退回来将窗户砰地关上。

她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转过身，却骤然吓得几乎尖叫出声——沈自酌正站在包厢门口，静静地看着她。

谭如意不知道沈自酌出来了多久，若是看到她将邹俪的一番“好意”如此泄愤地扔了，又会作何感想。但邹俪说得对，既是逢场作戏、假凤虚凰，她又何必非得给他好脸色？

她心里豪气干云便如飞流直下三千尺，轻舟已过万重山，可此刻对上了沈自酌的目光，仍是小心翼翼地缩回了自己安全的壳中。她冲着沈自酌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随即从他身侧匆匆擦过，重回到那片不属于她的虚假笑声中去了。

谭如意和沈自酌的这桩婚事，还要从头说起。

去年谭如意的爷爷心脏病又犯了一回，虽侥幸从鬼门关救回，手术却是不能再拖。心脏搭桥手术只有市里的三甲医院敢做，谭如意有心想找一个靠谱的主治医师，可市里最好的医院门槛何其之高，谭家一无门路，二无钱财，根本预约不上有头有脸的专家。

眼看求医无门，谭如意听爷爷讲起一桩往事。

谭爷爷上世纪五零年打仗的时候曾顶着敌人的炮火，将一个姓沈的受伤老乡从尸堆里扒出来背回营地。战争结束后，谭沈两家常有往来，后来沈家举家迁往城里，方渐渐断了联系。

谭爷爷笑说：“当年沈同志还说，要是缘分，一定要结成亲家呢。可惜他生了三个全是儿子，我也只有你爹这么一个孩子。”

谭如意思忖片刻，问道：“这位沈老先生现在生活怎么样？”

“前几年退耕还林的时候，他家么儿回来过一次，在我们家歇了歇脚。老么是做生意的，他两个哥哥，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大学老师。”

谭如意心念一动，盯着病床上的爷爷正要开口，爷爷却一摆手，了然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行。如意啊，都是老战友，我当年救他，就没图回报。饥荒那几年，家里都只能吃观音土了，我都没找他开过口。”

谭如意知道爷爷执拗，当面不再提起这茬，背地里却暗暗打听起来。几番曲折，总算知道了沈家的住址，谭如意趁着去市里初中面试的机会，顺道前去沈家拜访。

那天正逢下雨，谭如意从学校面试回来，找宾馆借了把伞。因来得仓促，没带御寒的衣服，只在面试穿的正装外套了件紫色的薄针织开衫。谭如意赶到小区

外时，冻得直哆嗦，偏偏进去还要刷门禁卡，保安恪守职责，毫不通融。谭如意不甘心就这么回去，收了伞去小区外商铺屋檐下等着。

约莫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来了一辆车。谭如意立即撑伞上前，等车主停好车，跟在他身后进了小区大门。她照着地址找到了沈家住的那一栋，伸手去按门铃时，才发现自己手抖得厉害，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紧张。

没等几秒钟，门就被人打开了。谭如意下意识地攥紧了手指，一抬眼便看见面前正站着一个风姿清举的男人，她来不及多想，上前半步急切地说道：“你好，我找沈良平老先生！”

男人没说话，掌着门把手静静地打量着她。

谭如意分外不自在，却也不由自主低头朝自己身上看去。她全身都淋湿了，黑色高跟鞋下汇了一小摊水，湿透的丝袜黏着皮肤，凌乱的发丝也在往下滴水。这形象岂止不妥，已是不雅。然而谭如意顾不得许多，匆匆解释起来。

雨水蒸发，周身笼罩着一层寒意，谭如意越说抖得越厉害，到最后声音都在发颤，而面前的男人仍是目光淡漠地看着她，不制止，也没有丝毫让她进去的意思。深海似的一双眼，沉冷犀利，仿佛将她整个看穿。

谭如意心脏一路往下沉，自知无望，终于收了声音。静了数秒钟，退后一步稍稍鞠了一躬，低声说：“打扰了。”伸手抄起立在一旁的雨伞，就要转身而去。

“进来吧。”

谭如意一愣，而面前的男人已经转身进屋。谭如意迅速拍了拍身上的雨水跟着进门。

沈老先生对谭如意的到访非常惊喜，听谭如意讲完事情原委，立即打电话给老大让他联系医院里最好的医生，又亲自去镇上将谭爷爷接到市里。谭爷爷最初十分生气谭如意自作主张，但在沈老先生劝说之下很快消了气。两人数十年没见面，话匣子一时打开，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谭爷爷的心脏手术异常顺利，谭如意在爷爷的叮嘱下带了几大包编织袋的土特产送给沈家当谢礼。沈老先生膝下无女，三个儿子也都没生出女儿，他早眼馋着别家孙女在跟前撒娇，如今见谭如意性子温顺，体贴细心，更是喜欢得紧。听说谭如意开春就要在市里的一所初中任教，便叮嘱她经常过来走动。

大年三十前谭如意又上门来给沈家送些土产年货，正巧那天帮她开门的男人也在。室内有暖气，他只穿一件烟灰色的薄羊绒衫，袖子稍稍挽起，正垂着头坐

在沙发上给沈老先生剥橘子。

沈老先生留谭如意吃午饭，谭如意应下同沈老太太去厨房清点年货。半袋她晾晒的洋芋果子，一整扇上好的排骨，两瓶自家磨的辣椒酱，还有一大瓶豆瓣酱和一小坛花椒油。

沈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回忆道：“我年轻时候，就喜欢咱们老家的花椒油，又香又麻，煮面条洒几滴，家里都爱吃。”沈老太太朝客厅努了努嘴，“你沈爷爷嘴刁，这几十年来城里，就没哪次吃满意过。”

谭如意笑说：“沈奶奶您喜欢的话，过完年我来就职时，再给您带几瓶。”

沈老太太将排骨放进冷藏室，扭开水龙头调了调水温，招呼谭如意过来洗手。

“如意，你谈没谈朋友？”

谭如意摇头笑说：“我师范毕业就去支教了，没时间谈朋友。”

沈老太太笑起来，拍了拍谭如意的手背：“你这姑娘踏实，性格又好，谁娶了你，真是天大的福气。”

谭如意笑了笑，目光却黯下去——以她家里的情况，谁娶她不得忌惮三分。

谭如意洗完手去客厅，沈老先生招呼她坐下，为她介绍道：“这是沈自酌，按年龄当得起你叫一声大哥。自酌，这是我老战友的孙女谭如意，你们上回见过。”

谭如意颌了首，微微打量了沈自酌一眼，心知他这样的男人，恐怕是不喜外人叫他“大哥”的。她自小因为父亲的事，没少到各家赔礼道歉，是以与他人相处总多了几分谨慎，唯恐礼数不周让人心生不满，她斟酌后道：“沈先生。”

“谭小姐。”

“什么先生小姐的，见外得很——自酌，你再去拿点水果和瓜子来。”

谭如意急忙摆手：“我不吃，不用麻烦了。”

沈自酌没说话，起身径直朝房间走去。谭如意有些局促，沈老先生招呼她在身旁坐下，笑问：“你爷爷怎么样了？”

“劳您挂心，爷爷恢复得很好，说是春节上门来给您拜年，也是多亏了您帮忙。”

“别这么说，要不是老谭当年把我从尸堆里扒出来，我早就死了，区区举手之劳，难报当年救命之恩啊……”沈老先生说到这里，忽然停下，眯眼思索了片刻，转头瞅着谭如意，笑问，“如意，你属什么？”

“庚午年的，属马。”

沈老先生又眯起眼睛，嘴里念念有词，掐指算起来，又问：“几月几号几时出生？”

“正好夏至那天生的，早上六点钟。”

沈老先生又算了一会儿，拢了手指，轻轻一拍大腿：“好，这八字好。”

老一辈都有些迷信，谭如意见怪不怪，也没往心里去。

正说着话，沈自酌端着一盘水果瓜子出来，他将盘子搁在茶几上，坐回沙发。

沈老先生吩咐道：“自酌，削个苹果。”

沈自酌便从盘子里拿起一个苹果，抽过不锈钢的水果刀，轻巧地削起来。

谭如意的目光被他吸引过去，见他动作熟练，水果刀在他手里好似有了生命一般灵活，而削下来的苹果皮均匀不断，长长地垂在盘中。

沈自酌削完之后，递给沈老先生，沈老先生却将他的手往旁边一推，说道：

“给如意，我不吃，留着肚子中午好吃饺子。”

谭如意连忙摆手：“沈先生你自己吃吧。”

“如意你吃，这么远过来，也没什么好招待你。”沈老先生如此坚持，谭如意只好尴尬地接下，为了一个苹果推来推去，确也显得小题大做。

谭如意接过去的瞬间，忽感觉沈自酌目光在自己脸上扫了一眼。她顿觉如芒在背，却也不敢抬头去确定，只低头咬了口苹果，这下苹果也成卡在喉咙里的刺了。

之后便是过年，等串完亲戚，已是初五。谭爷爷记挂着给沈家拜年的事，便催促谭如意先给沈家拨个电话，问个方便的时候。

谭如意打了电话才知沈老先生初三晚上突发脑溢血，现还在医院里躺着。谭爷爷闻后便执意要去医院探望。谭如意怕爷爷坐大巴不舒服，让弟弟谭吉帮忙联系了一辆小面包车，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往城里去。

谭如意和爷爷到的时候，沈老先生已经转到普通病房，沈自酌留在病房内陪护。两人第三次见面，仍不熟络，彼此微微点了点头，便算是打过招呼。

沈老先生说话不如以前流畅，嘴里像含着半个乒乓球。他正在输液，见谭如意来了，立即从被窝里伸出右手。谭如意急忙上前握住，打了声招呼，又将他的手放回被中，将被角仔细掖好。

谭爷爷拄着拐杖坐下：“老沈啊，我病刚好，你又倒下了。”他本想开句轻

松的玩笑，谁知说出口却带了几分感慨的意味。

沈老先生倒是乐观：“我都八十二了，活了这么久，什么时候去都不算亏，再说这不是救回来了吗。”

这时候已是饭点，沈老先生让他们先去吃饭，谭爷爷却执意要留下来陪他说说话：“如意，你们先去吃，给沈爷爷打包点好的回来。”

两人从打仗那时聊起，沈老先生说不利索，多数时候都由谭爷爷开口。两人都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人，八十几年的人生一一盘点过来，越说越觉得心里豁达，日子敞亮。

“我现在还剩一个心愿，就是看着如意成亲的那天。”

沈老先生深以为然：“可不是，我四个孙子，也只剩自酌还没结婚……”

正说着话，谭如意和沈自酌回来了。

外面天冷，谭如意脸上冻得有些红，她将带回来的饭菜放在柜子上，朝着沈老先生挂的盐水袋看了一眼：“就快吊完了，等护士拔了针您再坐起来吃成不成？”

输完液，沈自酌将病床摇起来；谭如意往沈老先生背后垫了个枕头，小心地将他扶着，待床摇稳了，问：“这样行不行？要不要再高点？”

沈老先生忙点头：“行行，就这样。”

沈自酌又将餐桌支起，把带回来的饭菜摆好；谭如意掰开方便筷仔细检查有没有毛刺，才递到沈老先生手中。

沈老先生眼见谭如意和沈自酌两人在自己跟前伺候，一人拿筷一人递碗，井然有序，好似有默契一般，脸上不由得含了几分笑意。

谭如意盛了小半碗汤，轻微皱眉道：“米饭有些粗糙，沈爷爷您以后还是吃家里的好。”

沈老先生说：“奶奶今天有事，不然她管送饭的。”

吃过饭后，谭如意又服侍沈老先生吃了半根香蕉，喝了些温水。小面包车还在外等着，两人也不能耽搁太久。沈老先生倒是有意留两人住一宿，但谭如意想着沈家如今多了一个病人需照顾，本就自顾不暇，留下来只是给人家徒增麻烦，便和爷爷一起婉言谢绝了。

谭如意走后，沈自酌问沈老先生要不要将床摇下，沈老先生摇了摇头，意有所指：“如意可真是个细心的姑娘。你给我送了两天饭，可从没注意过米饭粗糙不粗糙。”